

我們赤裸裸地被拋擲到這世界，帶著一點點米，一點點水和無預警註定被揮霍的青春。

落世至今快抵三十一年，路越走越窄，空氣越來越稀薄，身體越來越髒越來越衰老——我們還剩下甚麼？活到三十歲了，錢也沒有青春也沒有，那些經歷而不可復的失敗，像我煮不好的飯養不活的盆栽，覷著我懷疑我、質問我：你在這裡做甚麼？

我在這裡寫字。我對珍愛的朋友、伴侶說：至少我們很幸運，不用賣勞力，寫字就能將就抵著活。我們其實都明白寫作很卑微，很廉價，輕易就能被燦爛聲光所替代——誰吃字維生呢？

詩更是這樣了，容易自溺攪爛大有人在，日常中我幾乎不談詩，也不喜歡有人找我談，談有甚麼用？寫好了讓自己快樂才是真的。

僅僅寫作未必能夠幸福，然而如果不寫作我想肯定是不會幸福的，能多走一步都覺得快樂。這是我們這類人的形狀，我們的命盤。有時候我會對這世間的塵俗美滿感到巨大的嫉妒，還好我只需要一份紙筆或一台電腦，就能安慰自己再繼續走一些路。

物／日常史

《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3

後來我們終於願意宣佈
因為迷路而走散這件事情

那件棉麻混織襯衫
到昨天還吊在衣架上
像一把懸掛的馬頭琴

更像一隻泰國橙
在時間的河底哺育
乳房的沼澤地

但衣櫃是不必被打開的
它那麼恐懼潮濕就像

一名內分泌失調的巡哨兵

所有局部器官都忍不住
一種被催熟的慾望

只有眼睛還是生的
你從眼底掉出來
酸而且硬
像淚

你慎重地衡量里程數
挑選領帶，一尾一尾
黑針織灰牛仔綠絲緞玫瑰綢

扭擺蠕跳活色生香
你馴養的蛇群與你
悉心豢養的語音導航
嗯我們談到洞窟總是難以避免
我不騙你，就讓你給我許多

聲音——譬如你說：
刀。就把你握在掌心
彷彿初次見面
禮貌地交換香菸，並肩坐下

或者我吻了你一下
把香菸收回口袋
再給你門

六點鐘，開門離開
房間電燈管樓梯衣櫃襪子抽屜除濕劑
31 巷 12 弄 7 號

離開水銀燈微波餐晚間新聞
離開灰塵梅雨潮濕溽熱離開

一個結打上另一個結
與它們之間無縫密合的恐怖

恐怖。引起過敏的恐怖
促發饑餓的恐怖的恐怖的恐怖

你離開市場水果街道購物袋香菸稅
離開自己的椅子從腳踝
從肌腱從神經開始

景觀公園的巨大圍籬前
我迷路，街燈慢慢地滅
一次次無心死去

影子的蛾驅趕著光
你是隱蔽於地圖邊緣的城市

25

有些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站著
點一杯苦艾酒讓自己想想藍色
想想雨——下雨的時候
一頭蝸牛爬過整排水晶屋簷
一個琴鍵被敲響
它說「Re」
比誰都接近一場苔衣灰
屬於二十世紀裏
比較良善的那一面
你像一撮白板栗在爐火上燉了很久
湯裏攪了太多鹽
無法讓你更幸福了
1978年，戈德爾在維也納
撕開秋天的第一塊 kipferl
啊親愛的 kipferl 總是越多越好就像華爾滋
讓我們穿一雙粉紅漆皮鞋迎向A小調
轉過下一條街抵達廣場
雕像下有人樂觀地宣稱：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將會知道！」
他坐下，一如往常吸菸斗
看起來無比平靜且安詳
某些雕像集合起來就更接近法蘭克福

這個提議如此多汁
聞起來甚至有點像是桃心木
令我們情願在燻肉裏和解
更何況，唯有蝸牛懂得該怎麼
以石頭定義石頭
然後給石頭以石頭

29

落雨前，你剪去枇杷的乾枝
照料薄荷、胡椒和九重葛

黃昏，人群翻掘彼此的軟土
每一雙手緊握指路的植株

我揹負最微型的廢墟
吮食時間根部的泥癩

你說：妳好好的，我便愛妳。
但我再也聽不見
雨落下，烏鴉在午夜失去耳朵

沒有石頭的海
原始巨大的水晶岩漿

你行走於浪尖
對愛一無所畏的遊牧人

我在深夜悄悄含裹自己
像永不癒止的花萼的皰疹

月引力將傷口撫平為珍珠
佩戴在永不妥協的心

病／身體史

有病 | 崔舜華

若我有病

你該以什麼容器待我

用營養的露

妝點肌膚夏時的葉脈

當我褥熱，靈智受損
你該以什麼眼色
為我千里送雪而來
雪白而冷，染指了牆瘡
白是你的高鼻樑
你的野芒花——而冷
冷是風裡折脊的荒涼

當腰背輾轉
筋骨如霜
夜色使髮梢形諸蛇蛻的波紋
成長充滿艱澀
而病亦若是
若我有病
請記得每日荒蕪的午眠
記得曾在你腰間吻過潦草的字
記得我為你而完滿

《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17

妳的心是丁香花
擁有夕陽裏A小調的氣味

紫色風景臨受藍色雨水
鐵鎊色的烏鴉日光
小孩的腳踏過你身旁
眼球擦過初潮之夜的紅弦月

它用染血的曲刃割下愛人的頭顱
慢慢地要妳感覺興奮並且快樂

妳的心是晶岩洞壁的千年膽結石
在每個經過的人臟腑裏煙雲繚繞——
一首俳句
一段旋律
一塊斷石

親愛的還是就這麼算了吧
我不過是某個帶行李的人
腦海中偶然興起
一趟短途旅行的念頭

他與你擦肩而過
此後再也走不遠

19

黃昏過了，身體成為一道無形色的水
曾經引以自豪的那些句子
抵住舌尖
細細吸吮
在愛人桃核齒頰間度過的日子
戴著黑色安全帽的騎士從窗下經過
T恤背面寫著：「我是真的非常嫉妒你。」
七個紅色的字燙傷我的心
像七株同時盛放的赤山茶
我把自己翻過來寫道：
親愛的小孩，燈亮了
我漸漸看不見了。
徒然無光的房間裏
用指腹的莖萼
讀取睡前一杯杏仁茶涼去

32

有時候就是不得不感覺恨
恨到極點就接近愛的那種

近似某種普世的生物性
一頭蝸牛揹著地圖
接近臟器內部的錨心

一盆老曼陀羅啜飲鐵漿雨珠
而渴
有時就只能那麼地渴

度過雨季
傘才剛起身
打呵欠

你打著赤膊坐在陽臺
一根又一根地抽著菸

血流下去
藤蔓爬上來

抽長牙疼
胃酸
肝火遽燒

而疼痛是
一輪岩漿炮炙的銅太陽

你捧住它
仰喉吞嚥入腹

高溫迸裂如石榴籽芯
流落一點點
一點點微光汁液

珊瑚黃昏，長吻越海
所有徒留眷戀的遺失物事
值得你再三翻閱
終盡一生

有時候你就也不得不再恨一次
像一位荒唐的母親
面對浪蕩的獨子

像要愛
卻再也愛不到了的伴侶

分手後
就此失落了稱謂的舊識

雷雨天
你十指如針
往內深深探測自己
像拉開一只空抽屜

再也無法對誰更親切了
你燃起了香菸
你總是最明白

我可疑且來路不明的情慾 | 崔舜華
一根巨大多毛的紅瓜子緊緊攬住
我的肩膀——
劇烈搖晃起來
我從太空的低處快樂地嘔吐
頭頂探下多畏的觸柳
有人倉皇一動——

回過神已經
陡然沉入一座遼闊柔軟之湖
溫暖的水蘼如初夏混紡的蟲之時間
包覆我三十歲的身體
水面下，細小的魚群懷著疑懼
貼近我愴然的貧窮的小腹
黑毛髮的波流張開訊號的篩網
晚光瀟過網眼
平覆於肉之岸港

往內陸去——這是咒記
我伸手摸索慾望的腔壁
撈揀幾把肉膜，棉渣，綠籽與青麥
向搖盪的斷谷播撒而下
謎樣的生活，流言的耕族
女人們擇取當晚最性感的謊
與之搖動交媾
慶祝盲眼的收割的晝日

向後對齊——一個三十歲的廢渣 | 崔舜華

我向後
抱住自己
右臂延長，往石礫之內
探測默蒼下一把肋骨
左傾而蒼白的婉約派
你們不說，我不問
雨不動，灰藍的雛羽皆不落
像屏住吐息，一秒鐘——
天光綻裂，宇宙震顫，光鬆綁

誰的臉開了一道門
誰被鷹翼搨落的閃電擊中
瞬間脫去了時間巨大連綿的銀痂
恍然後起身，而傷感而哭泣，在春天
在我永遠永遠不能遇見你的地方
在北與南的中介
愛與不愛的陌點
用一座河
寫一個字
又抹去

突然一陣荒謬
翻身睡去，且夢且走
醒來，就完滿了一部分的新世界
越來越瘦，越想想，越善忘
一留神，早已錯過了許多茫茫的
茫茫的遲疑著的這青春的荒原

室／空間史

密室遊戲 | 崔舜華
我的生活是一座密室
風漏不進
點滴無光
在黑暗中伸出手掌
數算白日的透明的消亡

無砂，無沙漠
無一月的雪

無九月的窗
沒有鑰匙，沒有電力
沒有記憶，沒有睡眠
唯床一張

唯信一封，摺疊在枕下
我就著黑夜閱讀
以腹語默誦命運的走向
仍打掃乾淨，盡所能之力
劃定範圍，默許親近
張開眼睛

把出路當作
祕密的約定
依靠你，五月的晨光
三月的櫻花

婚禮 | 崔舜華
並未享有太多的注意
我的教堂，你的婚禮
我的神，你的禱告
我的華服，你的身體

我溜進加長禮車後座
像那個清晨把魚傾入水中
究竟是誰吸收了誰
為何仍然新鮮

你的眼睛，戀人之目
在我們短促的街道上數度分別
揮手時破損的袖口露出了棉絮
猶如創世的初雪

你來到面前，我稍微羞愧稍微歡喜
你輕滑而過，如一株春柳
水面上被擊破的倒影
你的壯年，我的死心
你斂目而諾，我旁觀者靜

你的婚戒，如臨大敵

78

老去以後
換一個房間住

添購一具身體
和他親愛相處

祕密交換禮物
交換手肘、膝蓋
孔雀丹和香草籽

第二次有人建議
應該更經常交換：
隱私的
濕潤的

譬如細菌，羽毛
譬如雀斑，帆船

接著交換抗生素與瓷湯匙
他們愛得太久像是一塊水銀
在某個晚上偷偷擰成了膠

要怎麼從文法辭典裏
辨認出最逼近你的那條例句？

或許總有一點辦法
譬如在陌生的下午
尋找一個穿靴子的男人

指認他手臂杏形的胎記
像一年內張貼一百份尋人啟事
終於領回你走失的小孩

可是已經都沒有用了
只好約在別人家門廊

偷偷交換名字和頭髮

過一段時間
又在原地見面
握手，碰碰對方的臉
練習發音

決定一起做些甚麼
來到花市分別
捐養三盆複葉植物

一起晚餐
但要分別在麵包上
塗抹奶油

在自己的湯碗裏
灑一撮粗粒黑胡椒

如此一來
似乎可以好好生活
夜晚一起躺在床上
交換涼被，掩著臉孔

從被子底下伸出手掌
偷偷握住
隔壁廚房傳來燒水的單音

黑暗裏
他輕聲說：
Partir, c'est mourir un peu.*

*法語，意為「離開即正在死去一點點」。

致／旁人史

重逢——給 J.H.

你言鬼 言神
你說秋日漫天的楓光是一場無節度的謊
你沿路走來 稍事言愛

木瓜在遠遠的綠色的畝堤旁做愛
被裡浪動的掌把黎明抹髒

晚來的戲終於登台
天鵝絨藍的幕遲落
少女骨頭裡的蒂 與最輕的羊毛衣
你遠道而來
瘦而愛笑 無所忌憚
這世界無聲靜好
還是冤家重逢時那青春美貌

黃昏下永恆不滅的水麵攤——致 S | 崔舜華
需要被一雙非常強壯溫暖之臂肘
緊緊挽住……
黃昏醒來，世界幾欲傾覆
胸膛上，一根髮

一段橄欖細枝巍巍懸附於
風箏的喙尖，獵弓的指向
晚年的鴿死於肺的哀愁
雪色的幼蝸生於火燼

但春天呢？——春天是
萬株杜鵑裡一聲嗽
喉頭這娟秀派的癮
分際渺茫的四月
年輕的信差來訪
從一樓到四樓叩問 S 先生的包裹

關於 S 先生我們所知甚少
他匆匆下樓挾一本克魯泡特金
走進麵攤，恍若步入蒸氣騰騰的處女莫斯科
假半座死巷思索永恆
鹽飛霜，琴聲悠揚
黃昏下倖存不滅者唯水麵攤

革命者之夢——致洛夫 | 崔舜華
惟最多夢的革命家仍躑躅於石室

尋找年少失竊的影子
頹老的愛人面壁坐著
恍若夢中的白馬獨行而來
我從身後撫弄他柔軟如時間的鬢髮
九月的大雪覆弭春日新生的獸

孤島，夜港，一意孤行的獨腳的跛者
傾毀一整座語言的宮殿
僅僅完善了一行火的修辭
微量的哀愁攀附旅人的腕上
遠行的雁掠過埋頭地底的河

陌生之域，大陸如浮舟
該如何精確地測知所有
如雪地裡早發的蒲公英的夢的航向？
壯年的愛人擁抱北國最滿的月
為年輕時一封未捎的信
淚流滿面

月／時序史

六月 | 崔舜華
直至六月
晚間仍起風
大約是時針不經心地指向
太平洋的時候

等待花紅葉綠
這麼普世的譬喻，使人歡喜
我鎖上門，捻起了菸
塑造一種初夏的愴意

將久病的肌膚寫成了字
嵌入淺眠的掌紋
若你碰觸我，便可閱讀
從謐凝的晚嵐
到杜鵑的蕊心
我就是六月最棘手的隱喻

若你接近我，若你耐心
從地毯的邊緣徒旅至床褥的脈褶
樂意並肩挨坐著
分享一首異域的歌
如同一行親密而潦草的簽名
留給六月午後的雨
窗邊溫婉的水漬

十二月 | 崔舜華
十二月
才開始認真生活
每日早晨：掀開被褥
半掀窗簾
用半邊揉皺的肩
承迎寒愴的陽光

愛人無病
值得歡喜
再多的，不過就是泡一壺茶
讓蘊舊的蒸氣
在眼睫間升起

若想更多——
還賸下菸半盒
酒少許
擺在木質的矮几上
彷彿充當年末餘日的總結

已經編織太多語言
書萬字，筆三枝
壞掉的關係
沒有寒薄味道的奶茶與之匹配

沒有蓬鬆適中的髮型
就無法下好註解
洋裝、涼鞋、手機
因晨氣凍白的肌膚
預備蔻丹鮮豔

彷彿儀式

許多的撫摸
許多的齟齬
還愛著其他人
或怨著更遠的人
失去幾齣劇本
承擔一些戲詞
十二月
才開始動身
面對廣場曠冷的咖啡座
寫好不投寄的信

才想要扔進水裡
撕碎成屑
有如南島未降的鵝毛細雪
給予世界一點細節
我們感到缺乏主張
因而想罷了手
因而想回頭張望

磨損的記憶
新印的書頁
感到閱讀的幽靈悄悄附體
成為一切言說的主題
面對朋友，面對親切群眾
面對晚會與故意缺席者
想引起注目的那些空缺

只有指間初燃的菸
讓我感受到存在與匱乏
只有霧，讓我體驗世間的未發
只有星辰
向旅人揭示象徵
只有傍晚美妙的夕色
能造就一生美妙的看望

《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55

晨課之一：
首先，必須習授
知足
之二：
好的傳統讓你
毛躁

靜電是
乳白貝珠形狀的
像最卑微的火

記得身體健康
記得必須輪班
生活，吃飯
沐浴，擦乾頭髮

夜晚來臨
我們趕到海邊
列整預演的縱隊

沙洲伸出舌苔
演習某種舔舐

你歡迎這個
像春天

熱烈搔癢
喜歡得要命

像動物
在莽原的黃裏
俟伏太陽

整整三晝夜
你持矛狩守

時光的獸群

把心臟
密藏於草原
最高最密的芒花叢

扎得我們全都
悻悻磨起了牙

握緊拳頭
一記擊在粗石牆上的
那道狠雷

一座島
分婉
古典星辰

另一座則
溽濕常徙
來去潮汐

你終究是要走
若你選擇後者

前者
也未必能夠
如果你反悔

多麼好的一個季節
鶯啼草長
獸群野合

小孩們交換胎記
分配飲水與食物

而教養
是壞掉的那種

課堂上
有人率先喊渴

私／剪代史

煉愛世代 | 崔舜華
葡萄酒色的夜露
霧瀰漫開身體的準則
默許萬千心靈的悖論

萬千：正因為我們是/世代
甫降生／世界就給我們表象
太多的床／太稀少的憐惜
太厚重的毛髮／太薄奠
的感情

因為必須淬鍊／盜取真心
我就當作你懂得了
並當作你是
用溫柔話語佔據我半生的人
隔著不同的河流
知道愛的經過多麼難以辨認
知道愛的難能／與欲罷不能

知道愛的純與密是
蜂蜜花的程度
總是等到銷盡鉛華
才對自己說
低低地低低地說
甘心地說
才對你說

你那麼帝國主義，他那麼病 | 崔舜華
天色暗暝時，等在巷口回頭望你的那人
他的臉藏於公寓的暗影
霎時，雀群聚散進退
如雲光潮湧
如千萬張明信片褪掉了語言的手跡
你丟失了門口的鑰匙
他仍缺乏花式咖啡的迂迴特技
穿一襲舊風衣

立於狹巷燈下
吞吐長長長長的一捲菸

後來想起他，還是覺得幸福
早晨，使用精瓷茶具沖泡雜穀麥片時
從肩膀脫下純棉白色睡袍
任其掉落於遠東婦女的手織地毯上時
背倚著六門尺寸雙層落地窗
在二十二樓的商務辦公室點燃 Bolivar Cigars 時
思考關係，以及彼此關係間的關係

你一把拉開桃花心木英式抽屜
彷彿就此釋懷過往
你那麼帝國主義
他那麼病

我夢想一種關於書寫的典型 | 崔舜華
我夢想一種關於書寫的典型
也必定關於被我們親手摧毀，揉搓，踐踏
而絕不可復的愛情

但你走過面前而我立即明白了
恍惚憑一截角掩藏於絹雲之內
水的氣味
雨的預感
舌的苔原
使我萬萬不可
不可出聲呼喚：

鳶尾的哀歌
轉世的棕櫚之海
暴雨下的詩人
閃電間的檉鳥

如果我是文化部 | 崔舜華
我想拯救你的音樂性
辦一場國際研討會探究你年少的韻腳
刮斷鬚髭時觸引的腔體共鳴

我想給你一把吉他，一些外來語
一批翻譯之後篩落的新興詞彙
我想調動一整群小說家
要他們用最繁複的敘事技巧
描寫你耳鬢捲髮的細微結構
我曾從那裏看見日光瀝漏
我曾緊貼你耳廓的岩層
聽取海吐息一整隊獵鯨的方舟
夕陽西沉，我又開始想家了。
我想提撥二十年安家款贈與罹患憂鬱症的詩人們
單單為了你眉骨的線條
細緻一如九重葛他青俊的瓣脈
我想印刷你，我想複拓你
把你的名字燒進濃郁的陶
放進每一本廚具型錄的選購眉批
我想濫權行事，在每一份文件上簽字，打勾，任意畫線
我想把權力燉成奶油馬鈴薯燉肉
在十二月的夜晚分送給街頭的單車手
我想幫助所有初熟的乳房實踐行動藝術
在城市的心臟地帶實施器官交媾手術
舉行一場狂歡。一次展覽。一門儀式。
我想要整天整年地抽菸，宣導尼古丁的隱喻性
在新年時用雪茄浸伏特加灑向門廊祛邪避毒
以十戶為單位，發放別針，春櫻浴衣
菠蘿油和咖啡因
弭平文學院建造罌粟花圃
每天清晨，新馬克思主義者蹲進會客室的小羊皮沙發
飲早茶，彈唱工運歌曲，商討學術親善交流條例
我將鼓勵破壞。
鼓勵抗爭！抗爭！抗爭！
鼓勵大麻與四月颱風與裸體沙灘排球
我想聘請一名性格乖僻的搖滾樂手
問他究竟怎麼樣才能完全不留餘地
深深擁抱另一個人
且毫無畏懼。
我再也不恥於言愛了
新世紀開始了，我將全心走向你。